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漕運記

漕者曹也合曹水而名漕運須曹水乃有濟焉自宋禮鑿會通陳瑄濬清浦江淮河汴沁泗沂汶衛白諸流亘如一脉注以湖塘溝泉而水幾不漕聚矣國初漕運事兼屬河臣世宗朝洪阻運滯運臣委責河運乃分運也者朝廷所以祿百官廩庶工食宿衛士飽關輔戎馬國計之大者也米至京師易三鍰而已而常五倍而致之不則無以實京邑充國費而明朝廷

也予是以次漕糧漕倉漕軍漕船焉而申之以漕規  
高帝始有天下用海運顧以給遼左一方而已其時  
歲致七十五萬石役者以八萬文皇作都於燕初仍  
海運之故爲一運別起淮儀歷黃衛水陸灌輸遞抵  
都下爲一運其北則德倉所儲爲一運三運歲合二  
百五十萬石有奇八年謂不足特令江浙湖廣三省  
各布都官自行督運運復三百萬石有奇十三年會  
通河成海暨衛河罷運已三省督運亦罷而用平江  
伯陳瑄言令民就便運于淮徐臨德諸倉官軍爲之  
接運是名支運法凡運米預取乾圓潔淨呈戶部驗

之後運如其米謂之樣米米石斛率平概其後乃一  
平一銳宣德六年瑄復言支運法民與軍均勞甚善  
然民往還殆歲不無病舍稽湖浙等軍船遠駕就兌  
勞費亦虛竊謂令民益耗附近兌軍便章帝是其議  
令所在民支運者勿論有欲兌者度地遠近給軍耗  
米耗之云者以防摩盪屑越正額耗損且言乎代民  
而運准當運者所耗費也而又爲之兩銳其正米俗  
言兩尖米也耗則平而不銳是曰兌運法兌之爲言  
易也軍與民交易也皆以爲大便當是之時兌居十  
六支居十四歲費充羨無有慮不足者行之旣久耗

亦納官軍不復有失初意矣先是永熙之時漕法嚴明倉米卽紅腐鮮虧折者自兌運法行倉人垂涎耗餘石索一銳未幾耗亦納官官取其銳自如軍始苦之兼以有司徵斂之後期曬曝之不宿運軍逼不暇擇且亦就中自藉爲奸利於是兌米多惡而復有折曝之耗矣凡運米之銳永熙一之宣德兩之要皆在領運時入庾則否入庾之有一銳也自正統始也謂夫貯庾久而耗焉此夫以銳爲耗也乃收者復倍銳軍益苦也憲宗初年上覺之以詰戶部石耗一銳銳五升足矣倍之非苛削耶於是戶部執曝揚之數取

米石一其銳曝之得九斗有六升乃以升爲耗當是之時法多米惡故事所呈樣米徒虛耳巡倉監兌禁入土沙以爲奉職矣其究也銳八升復不行概米之時淋漓斛上散漫地下高厚率數寸許其漫地者軍復不得有之甚且有額外罰以此羨餘雖積正糧實虧運軍展轉稱貸不支矣七年罷瓜淮兌運并改四倉之支運者俱令兌各附近水次其瓜淮者於原耗外益以脚米四倉故無耗者准量給耗米又復在軍云末年定兌運改兌之額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別貯額外米於臨德曰

預備米預備米無當于漕以備漕米之撥補也先是宣德間之定耗也例二米一他物蓋倣洪武間附載土物之意用以資軍便民至成化爲改兌法則悉從本色聽軍易用然多滯不便弘治中姑議定折耗銀曰輕齎其法兼算耗銳稍贏縮而剖之以銀兼米米從贏數銀從縮數凡輕齎之銀官給之大抵米以備遠涉及顯加之耗銀以備傭僦鋪墊之用要之正米無缺而止正外諸羨盡歸旗卒官無利焉一時軍卒饒逸漕運於斯爲盛亡何漕撫李蕙請以齎餘貯庫聽來年缺者貸而償之上可其奏著爲令正德間督

者不內議出而外議益益米石五升曰補蒸潤耗損  
尋以有司寅緣爲奸罷而輕貸之銀遂不以時給卽  
給亦祇填要路壑無從問餘矣其後并輕齎銀隨正  
徵足不者不得給通關而嚴淤阻禁改納抑制輓之  
直商水兌之法紛紛多事衛所官黠者乘之侵弊百  
出又其時流寇寘寧相繼弄兵被兵地賦多減折一  
時言官請罷傳奉革投充清冒功使食寡用舒竟不  
施行而國用詘矣世宗初漕總兵楊宏奏輕齎隨軍  
軍人緩急有濟若貯于漕庫比至始給當其未給軍  
人所費已多而又羨之爲扣夫輕齎亦耗米耳故爲



輕運舟便僦費乃取其美米懸之籌非法也科道官交章駁之以爲將開奸人冒破之端戶部爲兩可其說請銀至之日驗費給領如故第勿扣其美以抵船料兼充諸什物之需大學士費宏言外衛軍士終歲勤勞給京軍幸有羨宜與之詔皆給軍軍驩然久之倉人復以八升銳爲一時浥潤費貯倉歲耗無出也戶部尚書孫交酌請加三升爲歲耗一升盡三升而止未三歲支者入實額待用上命著爲例而是時自太監經歷茶菓小盪兒等銀下及倉攢門官新舊軍斗一釐兒斛面銀等不有額額合一十四萬有奇

又京衛有催償起票掣解巡邏起米等銀運官有掣銀有長差藥餌過淮紙劄等銀費皆不貲而運舟缺者敝者槩諸雜物方一切倚辦輕齎雖軍有利微歟矣頃之戶部言輕齎之費倉爲甚譬雀鼠之噬蟣虱之吮雖禁不可止也上曰禁革下曰扣除不如其已請令運官備列倉費前規聽官給領之而給軍遂廢七年通惠河成糧運從河入省輕齎銀一十一萬詔給軍三之一并令三歲後量減加耗以寬民十四年以上龍興于安陸獻皇帝陵寢在焉湖廣顯陵承天二衛運米三萬一千四百石悉從改折其後數歲四

方水旱災傷請賑之疏踵至闕下京通二倉爲竭持  
籌之臣非議折無復計矣上覽漕總兵萬表所上實  
運數除折免止米一百九十萬石有奇降旨切責戶  
部毋得復減折久之表復奏天災流行例當停免臨  
德撥補其米有限故往年議折蓋于災傷停免之中  
曲爲之處非無故也夫豐年米賤卽取民所有民不  
爲困連年全運軍不爲勞若災應停免量減折色使  
民易出辦運稍休息於國計似亦無害且漕糧除河  
工之費其耗齎行月船料諸銀總之率四石而致一  
石艱難險阻良不易得有如今者軍米易銀石三錢

耳難得而賤用殊爲可惜若以先年所折石七萬  
者作二石給之公家之利旣倍京軍莫不鼓舞而糧  
儲省積候支于米貴之歲京師之米價亦平矣疏入  
許其年運米減折三十萬石是後仍許減折而數年  
之間浙直中倭糧船多被焚者逋賦旣甚水災繼之  
請以明餉亡歲歲有久之南軍以改折故糧不時給  
至正初戶部侍郎一人上從南戶部尚書黃光昇言  
雖災勿折隆慶之初京通二倉無積已甚復旨許折  
漕米百一十萬石戶部尚書馬森請以正者九錢例  
折一石扣其所省料銀行糧相閒支放明復顯承二

衛漕額之半附載各總第免運如世宗旨而已疏上  
上爲詢及太倉出入數森具數對因引書儉德永圖  
之說爲上規而上切責之五年河水溢糧舟傷者幾  
八百艘明年漕撫王宗沐奏曰米有日性薪井之水  
具則熟其體而可食陰陽之水火具則伐其性而  
易壞米貯水次且已濕而兌矣船載半歲又經濕而  
兌矣至太倉一曬二日是水火俱備也多而相壓蒸  
而後不出一年外米內粉甚者灰而不可用徒封  
倉廩而署之曰內幾萬石者而孰知其不堪京軍拱  
實豈可但與一石之數不爲慮其灰與粉也

爲救漂流莫如改折且今歲漂流正以額派全運船少米多之故利害相伏夫安知求全者適以自寡耶于是議者遂請定例歲折一百萬石而輸京通二倉者僅三百萬石矣戶科給事中渠在庭言歲減一百萬石京米翔貴萬一事出非常運道梗塞畿民枵腹衛士脫巾胡以待之臣恐法久人玩卽三百萬石亦不能保其不掛欠不漂流戶部請仍復運額報可

### 右漕糧

倉之爲言藏也京倉天子之內倉也通倉天子之外倉也徐淮臨德倉置外所以備凶旱防不虞也徐州

之倉曰永福廣運淮安之倉曰常盈臨清之倉曰廣  
積常盈德州之倉曰常盈臨清倉自洪武間建謂夫  
南北間一都會也永樂初節級寄倉爲轉搬後因直  
達京師徐淮臨德分貯之其初則建倉版黃衛之滑  
受淮倉米轉之直沽直沽又海舟所停泊處也其年  
旣卽直沽設天津衛置倉三年增置露囤千四百所  
于是淮倉自衛河太倉自海咸輸天津倉而山東輸  
德州倉天津德州二倉所受又總輸之通州繇通州  
輸之京此轉搬法也五年增設通州左衛置左衛  
八年修北京驍騎等衛倉十三年漕河成益置

次受民納令官軍節級支運以移德之廣積倉下臨  
清移原坐太倉海運糧于淮安府淮以北曰徐州倉  
徐以北曰濟寧倉絡繹臨德以抵通京十六年復益  
通州衛通濟倉歲凡三運其達京倉者二儲通倉者  
一宣德四年益增修京通淮徐等倉益拓臨清倉廩  
可容三百萬石工役以數歲正統元年定所增通州  
大運曰中倉曰東倉曰南倉曰西倉時歲運米五百  
萬京什之四通什之六其年復增造三百萬石倉于  
大運西倉之側是時國家承仁宣之積重以兌運方  
盛歲額日益廣倉在贏溢主者見爲多而不可較或



窟穴其中朝廷亦不之問也四年以歲運至京師無可貯之增設府庫左右金吾前三衛倉官軍人等預支月米空廩以待而倉廩盛矣天順四年卽通州西倉之南草場置大運南倉五年復增通州大運倉百間而南倉設北東二門餘倉皆三門門設守衛軍一人辦事官一人軍一人然繇是設總督太監監督內官漸多事矣弘治中言者極言內官剝削之害請量裁罷之上方優容未發也至正德中冗食冒支益甚蓋弘治之末倉場月支米二十八萬至正德初年至三千三萬矣是時監督內官強預收放收則賄賂公

行放則半入泥沙世宗朝始盡罷革矣隆慶初巡倉御史蔣機言漕儲通倉者三百三十餘萬石而京倉僅二百餘萬石根本之地出多入少非所以備緩急請無拘三七四六之例凡兌運者悉入京倉改兌者入通倉詔可之久之御史楊家相復言通倉誠多放一月則京倉省一月之給京倉多折銀一月則京糧餘一月之儲非必減通倉而後可實京倉也戶部請除改兌盡入通倉以省腳價其兌運入京倉者仍于中撥六十六萬二千石足通倉原額詔如議

### 右漕倉

軍也者出力以運者也洪武中海運給遼左七十五萬石凡役官軍八萬餘人運軍悉許附載已物資私用永樂初三運皆軍軍無運名惟所命之十二年漕渠績罷海衛二運運軍之精銳者盡集于漕始以運名軍起淮歷德以達都城一歲凡三至詔書時時休息之北都營建從戶部言令運軍畱役者半如所留數調江南民于淮臨諸倉給糧轉運其後支運法行自淮之徐以濳直軍自徐之德以京衛軍自德之京通以山東河南軍軍歸有司毋得有所役使修治壞船圖後運洪熙元年許附載已物如洪武初例恤之

宣宗卽位營建獻陵繕治魯府皆以運軍助工凡役二萬餘人其時選下西洋征交趾又二萬餘人漕伍廢缺乃令江南民糧定撥淮徐者暫假糧戶運赴通倉於是漕伍坐不卽補民浸淫敝憊多至淹稽四年陳瑄與工部尚書黃福議江南民糧令就近上淮徐倉毋重苦民軍缺補之詔從焉於是軍士一十二萬人復完又無他徵發運制定而軍人黽勉就運竟歲無休時時有搖搖之思居二年兌運法行軍得民加耗之利民挈米授軍勞以酒食宴樂卽其土之有司亦以客禮禮軍軍驩而兌集久之老弱疾病力弗

勝者時或亡去平江伯瑄請增至十六萬人而取徵諸衛所少壯不足乃以老弱充之未至而亡者六千人瑄復請精擇必得之不得則旁及隣衛成國公朱勇言必大索亡者不然是亡得計也上深然之其時軍內懷惠而外束法視運事如其家而久之民忘疇昔謂軍兌固然耳酒食宴勞甚衰簡軍見民簡棟米相難溢量相稽逗遛百出凌民甚矣議者復請委官監臨禁私兌自是有司權衡重遲速操柄乃在糧戶正統初年頗加意運軍其後有閩寇調征浙江江西二萬餘人土木之變復盡留山東直隸軍京營操備

江南運仍以屬民景泰六年處州平凡刺入貢軍運復而天順初南京水軍等衛運軍猶然以更番操備爲苦往往中道棄船亡初宣德中著令運軍有訟事畢而後鞫之有罪者罷其役而運軍好亡多積弊空訟乃復定運米類遺正米漕撫乃令罰運外仍運正米無力者邊戍之著爲例然所罰之米又以累船重總漕都御史王竑請令當罰者募船別運至成化間議者曰運軍嚴罰而施賞是徒督責之也乞自今糧船無損運以時至者三歲之後官擢一級軍倍之餉詔從之時又定十二總焉十二總者湖廣江西浙江

北直隸中都山東各一南京江北直隸各二并遮洋一總爲十二總以文武大臣各一人表裏督之總有把總官轄諸衛所諸衛所有指揮等官領其軍軍船十人運正米三十有七石十人內又特選有力者一人爲旗甲以統連自永樂至此制乃大定遮洋總者本永樂初所留海舟兌小灘糧繇海給餉者也天順初鑿河通薊無所事海云弘治元年左都御史馬文升言船料部給所從來也今乃使軍人三之夫旣人軍之矣誰與供料軍非人乎哉春往冬旋方爲明歲計而又僦募搬剝出息稱貸然則正軍逋而及餘丁

復通非其情然誠苦之也附載土物以易水亦所從來也有司又從而征之運官重載自爲利軍士所附則見漁奪彼何以資生也乞令所司軫恤之毋侵迫上然之其後以輕齎銀貯庫軍人漸瘠民與軍兌者復怙有司勢報嚮者相凌甚相戒閉絕令亡所舍一酒一肉弗與市易比軍困而求兌則有司又不可得見稽候者數月而無名諸費方多正德中聶欽爲湖廣漕運把總善脩軍媚事權貴人每輕齎銀至輒與爲屬券奪去漕撫忠之令函封以往驗算而給而欽復貪緣驗封故裁軍費厚獻羨爲功欽罷王佐爲



驗封參將旗甲主之一時軍驩然謂便而旗甲因人  
狡懦高下其手又無名諸費勢不可減或作虛數欺  
因括所費籍之既至倉人按籍徵如奉明例責故物  
而軍又困矣肅皇踐祚一時更新二三年間斥賄總  
嚴科率私役之禁上宜許量載輕齎銀給軍羨勿問  
行糧隨正米兌與運軍翕然稱慶而漕政久弊人難  
道故方楊宏奏發輕齎科道交駁戶部大臣亦指無  
名諸費爲前規淆濁復見京衛暨二倉亡賴慮無不  
蠲納于軍身矣三十七年而後輕齎屢議大段十三  
隨船者運官司之其賢者名節省然徒爲遷轉地不

賢者以實囊橐具名費之美聽于漂欠莫之敢必軍  
之負債掛欠乃遂爲沉痾之疾無從救藥四起而道  
運官不能制連坐之議出矣於是并坐原選官重禁  
僱募終嘉靖之世先是成化中所定十二總嘉靖初  
用言者還水軍左等八衛原以習知海道畱者于江  
南俾與前一總分而爲二其存淮揚等五衛益以北  
直隸全總暨徐州左泗州二衛仍爲遮洋總仍十二  
而三十三年浙又分東西總之凡十三至隆慶初乃  
以遮洋所屬相地之便分隸十二總下軍額不虧而  
官省繁簡適均衛總如此鄰然無復南北裹糧之苦

矣其後運軍日以掛欠逃亡於是下州縣務取殷實  
精壯者充運事每五船編甲行互相覺察法禮科給  
事中雒遵言運軍有以糧米漂流報者豈無實侵盜  
謬沉舟自解顧行糧月糧不以時給輕齎羨餘類爲  
虛名迫于貧困緣而爲奸亦其所也宜錄其勤勞而  
厚卹之報可

右漕軍

漕必以舟矣高帝時河海舟兼造而海運爲遼東永  
樂北都海舟與衛河舟並歲造等皆於江浙湖徽近水  
產木處爲團造所宋禮部鑿會通河請改千料海船

爲二百料淺船以旗軍萬人領淺船五百餘會通河轉運而海船稍踈既增造會通河淺船至于料海運罷其海船以運布花於遼及改爲遮洋船通薊永運五年令官軍歲以十月息運修船附近地南京都雷守司直隸衛所于淮安山東等都司于臨清江浙湖廣各衛所于原有司所採船料交納其處正統元年詔設清江提舉如衛河造船軍士免其城操雜役凡造船之料部給之舊船三新船七景泰天順間計船萬一千七百七十五艘又產木處每隔歲輒令有司自行派造其後止解物料焉又其後料解漸縮而各

省所採木在川廣者亦以漂泊罕至至者復爲監收官畱難解戶多死於是有解價之議而廠料愈不繼船遂以無當成化中令船薄漂流者罪及提舉然終不可得堅固其後停止解價取木價于荊杭抽分二廠而已而軍士復有私辦之額其令領船料工部又不以時給給之止于舊二謂運軍操舟見爲受成謾不慎護則所謂新七者量足其四以三屬之運軍以難之嚮者軍士私辦遂爲公額矣弘治中以軍士因參酌而益之以銀軍皆喜船議爲之一振正德而後六七年閒船多料少大約不及期而壞又材木半出

貫貸千錢展轉相續而下自旗卒運弁以至主造之  
官無不盤據其中竄端屢跡蓋料愈多而船愈無當  
嘉靖初年罷遼左運布花海船省銀六餘萬更定各  
總造船處中都江北直隸五總北直隸山東遮洋三  
總于清江江西湖廣二總于各該府浙江一總于杭  
江西九江等五衛于蕪湖鎮江等六衛于蘇船料不  
足者議抵贖鍰抵鹽引減折歲運以益之至隆慶末  
年船漂流益甚科臣往勘還報曰船薄而小併糧太  
重漕臣過也漕撫王宗沐奏運船市木歲責商人商  
人豈不利佳木哉一經南都則拔其尤者爲黃馬船

料矣下瓜儀則市其佳者於民間造作矣至其中空不堪者始萃於清江清江廠所委指揮等官出於營求而又甲乙相承莫可究詰夫以不堪之料付之營求之人而乘以不可究詰之勢運船之弊橫潰四出不亦宜耶謂自今廠署毋註選聽工部擇司官練達清謹者任之三年而代指揮等官悉罷委別於淮安衛山陽等縣附註經歷縣丞四員俾專成造亦三年覈其功罪而代又請歲解銀湖廣布政司責成糧儲道必市美木木皆親造揀選庶幾乎船勝漕也詔曰

漕船之外爲貢船運三日馬船曰快船曰黃船馬船  
洪武時爲備水戰也駕以江西湖廣二省寧國安慶  
太平三府水夫船爲夫一十有六月廩比諸見軍快  
船爲運水軍輜重設也駕以軍餘如馬船之數役使  
則給行糧是二船者皆隸南兵部車駕司三年一更  
造黃船永樂初以從供鮮品者也駕以京衛軍船爲  
軍二十行有工食居有月廩隸兵部十年一造五年  
一修而上部主之凡修船則軍卒守之月廩如故宣  
德以後天下泰寧馬快二船旣無所用而定都北京  
薦新上供黃船亦不任載乃令三船並運然船浮於



載司運者因以商貨實之顧亦有定例往來既久動稱上用河道旁午所過州縣牽挽之卒以千百附近州縣出銀濟之一歲間自儀真抵通州費不下數十萬裏河軍民甚困宣宗乃勅都督劉聚總督之運官自取用者有禁弘治末吏部尚書馬文升言來京馬快船弊害固多進鮮爲甚夫敬奉宗廟固難缺禮乃所進鮮物若青梅小竹笋蓮藕薑菜宣州梨蓋太祖都南時所用今京師果品菜蔬雪梨青杏比南尤佳卽稍儉省不累備物又臣任南京兵部時備知內府工局遞年將在京內官內使所用鋪陳衣服合用

絹布俱於在京該庫開出裝載馬快船往南京織染局染造染畢兵部復撥馬快船裝運入京南京內官內使者此中做成衣服仍運南京歲以爲常何往來至不憚煩若是今場徐荒旱特甚乞行量爲減省而南兵部尚書王軾亦言歲運諸物有在京給料可以自造者如鬻酒銅器膳盒染布絹衣被巾帽以及馬槽是也有在京及在所他稅可以取足者竹木板枋是也魚肉果菜諸品有北產優於南者核栗銀杏芥薹紫糕蜜煎櫻櫚柿魴是也有味非殊異及雖堪上供不必以多爲貴者苗薑芋燐藕葦青楊梅枇杷鱖

魚槽鮮冬筭是也若此者皆可以歲省船且船未必歲修歲壞也量修而已卽亦可他役守船卒毋糜月廩許之惟勿省苗薑諸物而已而馬快船自勅劉聚總督後動戚內臣之家紛紛奏討長蘆等處欽賜鹽利船動至數百總督虛設矣正德初兵部嚴奏討禁立爲限例然其時中官之勢大張進貢使虛張船數益迫死小吏猝縛指揮占夫索賄橫不可問而守船卒歲故令其量出銀佐修船其後貢使需索無厭水工忙手俱責卒催募供給船大都以差占繁多三歲而壞壞則仍責守船卒修治不二修不更代言者乃

請初造船時給全價比其修船官二軍一肅皇登極圖治方銳南兵部尚書喬宇乘而極言領運內臣虛增船數罔利擾民之害請以永樂舊例裁之時所裁省弘治中什之四省正德中什之七上欣然嘉納諸監局閹人不便也爭請如正德中例兵部執奏上許如弘治中例而申嚴他諸行船禁九年停免薦新五船供應器皿船臨時酌減者十五艘已王廷相爲南京兵部尚書復條上併省視弘治中例更減終嘉隆之世

右漕船

漕之兌運也自宣德始也乃立水次焉凡水次江南於淮瓜已又於九江已又令淮瓜運軍過江就兌湖廣於長沙漢口已又於蘄州漢口城陵磯三處江西於吳城已又於進賢河南于小灘山東于濟寧已又令河南山東俱于臨清已又令河南仍小灘凡當兌米徵收以十月水次交兌以十二月踰十二月終次年正月糧與船至者三之一弗至者府州縣正官督糧官領運指揮千百戶等官俱聽巡按御史逮問奪俸奪級以久近爲次已復申定罰例較前率先一月督糧自糧道而下領運自把總而下後期者無次并

蜀少日 俸米解部山東直隸以二月爲期江北直隸  
鳳山等處以五月爲期南京江西等處以六月爲期  
江浙湖廣以七月爲期違者繫其在所巡按究其官  
吏已令江北官軍兌本府州縣糧者過淮以十二月  
南京江南直隸官軍兌應天等府州縣糧者過淮以  
正月准以北山東北直隸二總兌本處糧及遮洋總  
兌河南山東糧者以正月及三月完報事皆屬之價  
運凡米至京倉月旦爲期五月一日北直隸河南山  
東衛所至七月一日南直隸鳳陽等衛所至八月一  
日南直隸過江支兌者至九月一日浙江湖廣各衛

所至後者奪俸先者進秩皆有差已又令完期各前  
一月始四月終七月止又令更前一月及六月止凡  
漂流米二百石以內爲小患二百石以外爲大患小  
患報官大患以奏聞漂流損米罰治皆有分數然仍  
令之領運補完者復之不完者終身及子孫勿得復  
漂損糾劾及漕運撫總官聽上之所處凡軍有犯罰  
運糧贖罪亦皆有差次無力者發戍極遠邊衛已復  
罰罷運第令如數納米贖凡倉次給醫藥官若軍有  
故者歸其骸存恤之是之謂漕規

郎曰國家漕政易民運爲轉搬易轉搬爲直達今而

備矣熙宣成弘之間往來絡繹捷於流水何今運者  
與司運者交病也上德之而使無怨咨上下交清核  
之而使無混冒在司運者乎



名山藏卷之

三

晉江何喬遠

錢法記

高皇帝未卽位之前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爲一貫四十爲一兩四文爲一錢置官治之卽位以後鑄洪武通寶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六年禁私鑄八年罷寶源局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闊六寸許以青色爲質外爲龍文花欄橫題其額

曰大明通行寶鈔天下通行中國鈔貫狀十串則爲一貫其下曰戶部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用僞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百文則盡鈔文爲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兩其餘以是爲差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凡六等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有以金銀易鈔者聽凡商稅課程諸色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十之七百文以下則用錢十年置各布政司寶泉局鑄小錢

與鈔兼行十三年令在外在京各置行用庫令民間鈔貫伯昏爛者入庫易換量收工墨價直二十二年令造小錢一十文至五十文以便民用每生銅一斤鑄小錢一百六十折二錢八十當三錢五十四當五錢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二十三年定錢制每小錢一文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二十四年令諸商稅課程但鈔貫有字可辯真僞者不問破爛油污水跡紙補卽與收受二十六年罷各布政司寶泉局其明年禁行錢專用鈔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令民間有用金銀交易者以奸惡論有能首捕者以

所交易金銀充實五年令各色稅程課程俱准折鈔以重鈔法七年設寶鈔提舉司於北京八年鑄永樂通寶錢於天下而錢復兼鈔矣宣德正統中竝重鈔法至景泰四年聽民間錢鈔相兼行使成化十三年嚴私鑄錢之禁十六年嚴揀錢之禁但係圜圖錢卽便行使勿拘年代遠近弘治中民間往往有盜鑄錢者遂有新錢及鉛錫薄小低錢倒好皮棍等項名色於是鑄弘治通寶錢官吏俸薪竝給通寶錢諸稅課衙門一半收歷代舊錢一半收洪永宣三朝制錢如無三朝制錢者折收舊錢二文以示懲罰正德七年

令職官折色俸給十分爲率一分折錢九分關銀嘉  
靖三年令民間用好錢每銀一錢七十文低錢每銀  
一錢者倍之四年令收稅課每鈔一貫折銀三釐每  
鈔七文折銀一分六年鑄嘉靖通寶錢每文重一錢  
三分與洪武錢相兼行使隆慶元年令民間貨鬻值  
銀一錢以上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國朝制  
錢凡歷代舊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四  
年鑄隆慶通寶錢成命戶部量放京官折俸  
郎曰余讀鄧元錫函史曰幣有三品物理自然豈智  
計哉釋金錢不用而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

可復之物爲上幣以權金錢宜其不行也且鈔昏爛  
卽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費顧鉅浩不貲此於  
利權何當哉此說是也民間之用當其行時如行水  
及其壅淤雖日刑一人不能禁也相煽以風相鋏以  
持莫知其然故善用民者順之而已予生長民間幼  
時見民間雜銅於金錯而鎔之遞有成色今則第用  
精鏤而以物價爲差又滇南之民多行海圯此豈可  
積貯鎔化者從其宜也今海內所在多用宋錢可見  
宋錢精且多是以能久閩廣之間則銀從西南夷來  
彼國山礦充溢地中不如中國開鑿之餘僅絲縷矣

鈔也者結繩之意也新國之制也烏能久哉烏能久哉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sub>一</sub>簡遠 誤

兵制記

當高皇帝初定天下都於南京纔<sub>新</sub>百萬盡萃京師其時尚有征胡之役命將出師則六將軍領之事定之後凱旋獻俘束手還第蓋此時八子自爲將而大將軍若偏裨然已則訓練軍士以<sub>新</sub>京師置京營隸元帥府已則改五軍營隸都督府五都督握兵籍而不與調發兵部得調發而不治兵<sub>以</sub>慮之意至精密矣曰中軍曰左掖曰右掖曰左哨曰右哨是爲五軍



成祖遷都北京如南京之制則於山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發官軍輪班上操營提督內臣一人武臣二人掌號頭官二人大營坐營官一人把總二人中軍坐營官一人馬步隊把總各一人左右掖左右哨官如之此則高皇帝五軍之舊制也此外又有千二營掌隨駕馬隊官軍是營也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團子手營掌操練上直義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是營也坐營官一人一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二人此外又有幼官舍人營掌操練京衛幼官及應襲舍人是營也坐營官一人幼官營把總一人舍人營一

司二司三司四司各把總一人此外又有殫忠効  
營掌操練京衛報效舍人餘丁舍人營曰殫忠餘丁  
營曰効義是營也坐營官一人把總各一人此則五  
軍營之支分也已又得受降虜達子一千常立於龍  
旗寶纛之下以爲三千營營分五司掌執大駕龍旗  
寶纛纛勇字旗負御寶及兵仗局什物等件上直軍爲  
一司掌左右二十隊勇字旗大駕旗纛金鼓等件上  
直軍爲一司掌傳令營令旗令牌御用監盔甲尚冠  
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軍爲一司掌執大駕勇字  
旗五軍紅盔貼直軍上直軍爲一司掌殺虎手馬輜

及前哨馬營上直明甲軍隨侍營隨侍東官官舍遼東備禦回還軍爲一司凡五司是營也提督內臣二人武臣一人掌號頭官二人坐司官五人見操把總三十四人上直把總十六人明甲把總四人此則三千營之支分也已征交趾得其神機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掌操演神銃神炮諸火器亦分爲五軍中軍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爲四司各監鎗內臣一人把司官一人把牌官一人左掖軍如之右掖軍亦如之左哨軍亦如之右哨軍亦如之已又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匹當時謂之譚家馬復置五千下

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軍是營也坐營內臣一人  
武臣一人其下分爲四司各把司官一人此則神機  
營之支分也居常則五軍肆營陣三千軍肆巡哨神  
機軍肆鎗手如大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五軍分  
駐步軍居內騎軍居外騎卒之外爲神機神機營之  
外有長圍周隣二十里樵採其中間此三大營之制  
也當是之時天子以大兵臨之其上營無不練之將  
將無不練之兵又有御前試驗按月開報之條以賞  
罰行其間所以兵休而不驕兵動而不困洪宣之世  
海內昇平然宣宗猶時時耀兵邊塞外士卒之進止

步伐猶顚然於心目之間至于正統恬安有年天子以冲年御宇將媼士竄也先犯邊王振猶欲循先朝之舊奉天子親征大駕一動京營兵不任受甲而車駕陷虜庭矣兵部尚書于謙固守京師深惟强兵之策乃于三大營中挾其驍銳分爲十營營各萬人隊長統五十人隊官統百人把總統千人都指揮統五千入訓練之方則有八陣八陣分爲六十四陣雖師僅十萬未能盡復祖宗之故委曲條理有足觀者矣天順初年反景泰之政革罷團營八年而復成化初又復革二年又復復則從兵部尚書馬昂議抽選京

兵八萬外衛八萬外衛之兵分爲二班班四萬爲瓜代合京兵爲十六萬立十二團營操練之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營各分五軍三千神機三營五軍營領內外馬步官軍三千營領內外馬隊官軍神機營領內外步隊官軍而三大營之數不與馬是十二營軍名曰選鋒不任選鋒者仍歸三大營曰老家而團營之法稍變矣迨其久也私門役使之主帥培植之上相蒙兵益脆懦選鋒之勝亡異老家至于弘治正德以後又有兩官廳之制其法就

十二團營挑選精銳別立總兵參將統領之此時十二團營可爲老家而兩官廳可爲團營也嘉靖二十九年虜大入京城下上命兵部尚書丁汝夔理兵出戰覈其人不及五六萬驅出城門皆洵涕不敢前日無洵涕註無聲涕出日洵涕即諸將領亦勃然色變虜退汝夔伏誅

於是大學士嚴嵩李本請振刷圖善後令兵部選武臣以充總督坐營之任吏部選才望大臣專理之令其簡練人馬上是之下兵部兵部侍郎王邦瑞言國初營兵不減七八十萬元戎宿將常不乏人嗣是三大營變而爲十二團營又變爲兩官廳雖浸不

初然原額軍尚足三十八萬有奇迄今承平旣久武備廢弛見在據籍僅十四萬有奇而在營操練又不過五六萬人而已戶部支糧則有兵部調遣則無比者虜入事棘戰守俱虛見在軍士率老弱疾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臨時取給其爲耗弊可謂至極臣謂軍伍不足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訓練不精其弊不在軍士而在將領今之提督武臣卽十二團營之總帥坐營等官卽諸營之主帥而號令把總之類又古之偏裨官其間多屬統袴平時則占役營軍予以空名之餉臨操則四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先



是尚書王瓊毛伯溫劉天和皆嘗有意整飭將領惡其害已從中阻撓陰壞正議而軍士又驕惰厭律輒亡匿渙散倡爲流言清理未半事復中止今皇上親見其害矣臣願遣風力科道官議覈十二團營人馬之數參考戶部糧籍汰老弱留精壯逃亡者設法勾補占役者悉徵著伍然後人給衣甲器械簡謀勇將官加意練習而以科道官監視之上是之乃革去十二營兩官廳第用京營把總兵官一員提督三營以復國初之舊時咸寧侯仇鸞方以逐虜幸上即使爲之於是兵部會議條爲六事其一請革內臣謂自古

宦者不得典兵今三大營內有內臣提督監鎗等項不下二三十人旣不知兵又專役占所宜裁革其一請處班軍謂河南山東大寧中都等處原額班軍十六萬有奇每年春秋更番上班操備往往爲各營借工私占之資自今請令于五月中旬赴京各都司統率入營一體操練至十一月中旬掣回休息不必兩班赴官如此則每歲京營秋防之時可得十五六萬人比之召募尤爲省費上悉從之於是罷團營兩官廳以復舊制更三千營曰神樞營其三營司哨校等名及諸內臣竝裁革而統以大將一員曰總督京營

戎政廳給印曰戎政之印佐以文臣一員曰協理京營戎政其下設副參等官二十六員凡團營兩官廳之兵悉歸五軍營而寶纛令旗等項則仍隸神樞營遇用撥取無恒名已又命募兵畿輔江北等處得四萬人分隸神機神樞二營其副將各止設一員而增能戰將六員分領操練大將所統三營之兵平日名練勇將用時各定職名五軍營大將一人統軍一萬總主三營六副將十二參將十二遊擊將軍十二佐擊將軍及坐營等官五軍營副將二人各統軍七千左右前後參將四人各六千遊擊將軍四人各三千

外備兵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名神樞營副將二人各  
統軍六千佐擊將軍六人各兵三千外備兵四萬人  
神機營將兵亦如之已又定三大營將領官軍三大  
營將領副參遊佐坐營號頭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五  
百八十六員五軍營官一百九十六員戰兵一營左  
副將一員戰兵二營練勇參將一員車兵三營參將  
一員車兵四營遊擊將軍一員城守五營佐擊將軍  
一員戰兵六營右副將一員戰兵七營練勇參將一  
員車兵八營參將一員車兵九營遊擊將軍一員城  
守十營佐擊將軍一員備兵坐營官一員掌收補新

兵以備十營之缺大號頭官一員監鎗號頭官一員  
中軍官十一員隨征千總官四員隨營千總官二十  
員選鋒把總官八員把總一百三十八員山東領班  
都司二員神樞營官二百八員所掌戰兵車兵城守  
兵及其餘官如五軍營之制其千總官則二十員選  
鋒把總官則六員把總則一百五十七員河南領班  
都司則一員神機營官一百八十二員所掌戰兵車  
兵城守兵及其餘官如神樞營之制把總則一百二  
十八員中都領班署副留守則四員在京各衛軍又  
俱分隸于三大營蓋分之爲三十小營合之爲三大

營云隆慶二年大學士趙貞吉上言高帝定萬世之計令內外衛兵分隸五府其法制甚周謀慮甚深遠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乃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爲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夫五府之兵因調發聚五爲營旣歸卽當散歸各府矣所以久聚團操者以當時常有戒嚴征伐之事故爾不暇然猶以五軍名營實未變五府舊制也沿至正統末年變爲十團營矣正德中添置東西官廳矣然舊營之中尚存老家軍之籍則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之意猶存也夫我太祖分府以設將則權任

不偏得將將之法我成祖分營以統兵則分數易明  
得將兵之法得將將之法則無前代重臣握強兵之  
釁得將兵之法則令兵法御衆如御寡之方祖制盡  
善所當世守者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  
之地遂請先帝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  
政印而授之于五府之外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  
府之意矣以十萬餘衆統于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  
之舊矣時無骨鯁伐奸之臣故鸞得肆覬覦之計使  
當日遲于伏誅時事未可測也國家與虜爲隣往歲  
虜警戒嚴官軍俱列營城內怯弱如此蓋皆絲輕變

祖宗之法臣晝夜慮之竊爲寒心私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而分營統兵之法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以一人統十萬之衆非韓白不能以十萬掌分委數人稱職易耳請將見在官軍九萬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營擇一將分統令其教習訓練而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遣官較閱其將之能否士之勇怯技藝之生熟紀律之嚴縱以奏聞而朝廷賞罰焉收戎政印於內府有事則領勅掛印命將于閫外事畢則繳勅納印歸將于營中將太阿之柄獨持輦轂之常健戰守調戍惟所用之書奏上下兵部集議尚書



霍冀議上營制如舊遣文臣巡覆較閱收戎印則如  
貞吉言然文武二臣世爵流官互相爭長卒不能行  
也

凡督理戎政等官景泰初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領  
之弘治初以都御史提督領勅行事後以兵部尚書  
兼提督嘉靖六年特設都御史一員專一提督軍務  
領勅行事二十九年以兵部侍郎兼僉都御史贊理  
京營軍務領勅行事又令總督官名總督京營戎政  
不得名總兵改贊理爲協理戎政

凡操練洪武六年定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及

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內五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成化元年令大營提督官每月二次赴團營會操每年二月十五日上操五月十五日止八月十五日上操十一月十五日止凡輪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操備令每歲輪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中都四

萬一千九百六十員名河南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九員名大寧七萬七百九十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于前班

凡行軍號令永樂十二年令凡交鋒之際突入賊陣透出其背殺敗賊衆者敢勇入陣斬將搃旗者本隊已敗賊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其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名奇功齊力進前首先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賊衆者皆名頭功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在頭功哨馬

生擒虜賊一人者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  
凡與賊對陣須齊力殺賊不許聚爲一處掣拽空缺  
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  
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  
隊違者重罪如臨陣混戰如其本隊插入別隊者不  
論凡殺敗虜賊須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凡  
行營之時遇有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  
同而喝問荅號不同者便卽擒之凡夜行相遇卽喝  
問有荅號不得者擒送辯驗果是奸細照例陞賞故  
不荅號及見而不擒者事覺俱治以重罪凡軍中遇

夜以各樣大小銅角笛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誼譁者卽問所起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以重罪治

郎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而已故兵也者不得偃之具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征誅不可偃於天下於是則兵常強兵之持兵也如士人之操筆也士人一日不操筆則文戰不習矣兵一日不操兵則武戰不習矣此夫四方有敗先知行征伐毋待其來而禦之固國之本強兵之道也承平

日久士大夫談兵事所以弱皆曰將非人也士弗厲也器弗精也不但私門役使之而朝廷之上且以供土木之役畚鍤之事也皆未曙其本始岳飛曰文臣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天下無事矣夫今日之武將非請賂不得非賄中官權門不得也文臣與之處非厚贈遺不得也非厚酬謝不得也彼以爲已氏也以列於士大夫縉紳之林固然也抑而不敢聲若無口者也甲冑弱於縷綉韎韐於屨絢而將氣已喪也夫已氏也以是得居其官也而又欲肥其家也舍士卒之外何人可朘削士寒饑也老弱也而後法不行矣

法不行則技不精勇伍不充實武吏不得而振之文吏又安得而問之也予平居聞督撫所以吮嚙武將者十六七猶可云時平自怠棄至於國家有事猶然軍事之成敗疆土之存亡不寘念也嗚呼士大夫如此其負國也如此其忍也繇不學也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而國事之壞隨之矣旨哉岳飛之言也其論武臣也而文臣先之也